

江城替哨

吴煮冰◎著

茅盾文学奖得主，
著名作家周大新倾情推荐！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江城 潜哨

吴煮冰◎著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·悦思·悦游人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江城潜哨 / 吴煮冰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80766-598-4

I. ①江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0334 号

责任编辑: 蔡子凤

封面设计: 艺升设计

责任校对: 李端苑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9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印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 (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292 千字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

目
录

第一章

不速之客 001

第二章

擅自缉私 029

第三章

秘密策划 062

第四章

越狱 096

目
录

第五章

揭露 138

第六章

绑架 158

第七章

撤退 184

第八章

守护江汉关大楼 219

第九章

有挑战的生活 263

第一章 不速之客

01

自从举办画展后，刘怡冰就被一些人盯上了，而她还一无所知。

下午一上班，李源就来告诉刘怡冰，总署来的特派员找她，又说赫斯特隔壁是他的办公室。李源说完转身要走，刘怡冰追上去问什么事儿，李源说他也不知道，特派员上午才来，下午就要见她。

刘怡冰退回来，从衣帽钩上取下帽子，又整理了一下关服，准备出门。郭佳丽说她像中了头彩，一整天都是长官找谈话，真让人羡慕。刘怡冰苦笑一下，摇摇头，戴上帽子出门。

刘怡冰来到特派员办公室门前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正要敲门，门却开了，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，笑容可掬地问她，是不是刘怡冰小姐？不等她回答，中年男子又请她进去。刘怡冰犹豫了一会儿，才走进去。

王朝胜把一杯水放在她面前，然后坐到刘怡冰对面，专注地打量她。

刘怡冰有点不好意思，低头喝水。

王朝胜说：“今天上午来江汉关，见了赫斯特就见你，这可是很大的面子哟。”

刘怡冰未置可否地看一眼王朝胜，心里说你打扰我，居然还说给我面子。

王朝胜问为什么要给她这个殊荣？

刘怡冰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王朝胜说：“因为你的画展，因为你的画，尤其是那幅《残垣》，深深打动了。”

他又指着桌子上的报纸说：“《大刚报》用一整版来介绍，十分难得。”

刘怡冰的脸红了说：“没那么好，特派员过奖了。”

王朝胜说：“你脸红了，说明你还是很在乎的嘛。讲一讲创作这幅画的动机。”

刘怡冰想了一会儿说：“上中学的时候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亲眼目睹农民家园，被日本鬼子毁坏的悲惨景象，去年回河南老家，又目睹因内战而破坏的乡村。这两次外出武汉，给我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，心里一直放不下，所以就创作了这幅画，原来想画整个被毁的村庄，画的时候偷懒，只画了一段残墙。”

王朝胜问：“画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指导？”

刘怡冰说：“想到什么画什么，没找人指点。”

王朝胜又问：“江汉关还有谁像你这样多愁善感？”

刘怡冰说：“可能有，但我不知道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大家都不谈国事。”

王朝胜说：“这是好的品质，应该鼓励，至少不应该压制。如果江汉关同仁们要开展什么活动，叫上我一起参加。现在国家、民族，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面临新的抉择，大家应该适应这个潮流，并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。”

刘怡冰点头赞同。

特派员又讲了一通，年轻人是国家生力军，是国家的未来，应该勇敢地站出来，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，勇挑重担，为国家作贡献。见刘怡冰似乎不太感兴趣，收住话头：“第一次来武汉，想请刘小姐当向导，到大街小巷转一转，感受一下武汉风情民俗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武汉大不如前了，没什么好看，好看的被日本鬼子破坏了。”

王朝胜说：“就看日本鬼子的累累罪行。”

刘怡冰回到办公室时，郭佳丽已把一天的工作做完，见她回来，拉住她问特派员找她谈什么。

刘怡冰没好气地说：“也是画展。”

郭佳丽说：“真是奇怪了，长官们怎么对画展感兴趣？”

刘怡冰说：“我也纳闷。”

郭佳丽说：“难道捅马蜂窝了？”

02

终于下班，刘怡冰匆匆换了便装，走出大楼。

大门外广场上停满了人力车，挤挤闹闹的，不过，她还是一眼就找出接自己的车。她走下台阶，向那辆车走去。

鲁火从台阶上冲下来，扯住她的衣袖，说请她去民众乐园看电影。

鲁火是气象站的关员，刘怡冰的男朋友。

刘怡冰说：“没心情看，想回家休息。”

鲁火说：“看场电影就淡了。”

刘怡冰想了想，又从车上下来，让车夫老王去别的地方拉客，老王应声而去。

老王是雇来接自己上下班的，坐不坐他的车，钱照付，刘怡冰不坐他的车，他可以去拉别人，多挣一份钱，对他来说也是何乐而不为。

鲁火是“海归”，在美国留学时，学的是气象专业，本来是个冷门，国内不好找工作，他甚至准备留在美国谋生了，这时，江汉关缺一个气象工程师，在海关总署工作的一个学长，想到了他，让他回来补缺，经过考试体检，终于顺利进入江汉关。鲁火对刘怡冰一见倾心，本来追刘怡冰的人成群结队，但刘怡冰一概不理睬，许多人见追她的路太漫长，不想在她这棵树上吊死，便另寻红颜知己去了，只有鲁火不舍不弃，一如既往的追着，打动了刘怡冰的芳心。

刘怡冰、鲁火并肩走在散生路上，朝民众乐园走去。

刘怡冰说：“今天太阳从西边出了，科长找我谈话，赫斯特把我叫去谈话，就连刚来的特派员，也把我叫去谈了一通。”

鲁火说：“太阳照到你的屁股上，要高升了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李源说会有什么人找我，好像是指共产党的人。”

鲁火说：“他又不是共党，怎么知道？”

.....

二人说着话，来到“民众乐园”。

从报童手里买了份《大刚报》，打开一看，只见头版右下角，赫然刊载着她的那幅《残垣》，还专门配了一段文字，说她是一位有责任心、有正义感的画家，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，用画笔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等。从这段文字看，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战士。

刘怡冰一边把报纸递给鲁火看，一边说：“难怪个个找我。”

鲁火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，说：“看上去你就是进步分子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明天去找鹿鸣鸣，怎么能虚假宣传呢。”

不想她话音一落，鹿鸣鸣竟然出现在她面前。

鹿鸣鸣开玩笑说：“不要不识好人啦，告诉你，这一宣传，你不但成了著名画家，而且成了有正义感的人士，这可是别人求之不得的，已经有人想找你谈谈呢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？没兴趣！”

鹿鸣鸣说：“我说的这个人，你一定要见，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呢。”

刘怡冰问：“什么人？有这么大本事。”

鹿鸣鸣说：“见了就能知道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反正今天被人谈了一天，也不差这一回，把他找来吧。”

鹿鸣鸣说：“明天吧，我今天也是来看电影的，正巧遇上你。”

刘怡冰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明天画展的事情，就永远成为历史！”

鹿鸣鸣说既然如此，她这就去打电话把人叫来，说着朝电话亭走去。

望着鹿鸣鸣扭动的背影，鲁火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倒觉得她像个革命者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她是不是革命者不知道，她们《大刚报》却是进步报纸，被查封过几次了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鹿鸣鸣扭动着身子走过来，兴奋地说联系上了，他们很快就过来。说着扯着刘怡冰的胳膊，往咖啡馆走去。

这时的武汉，尽管经历日本人侵略和破坏，但正在缓慢地恢复，渐有生机，浪漫生活已回到人们生活中，沿街随处可见咖啡馆。

三人走进一家咖啡馆，点的咖啡还没端上来，鹿鸣鸣突然又站起来，对服务生说要一个单间，又冲刘怡冰做个鬼脸，说他们来了，你和他们单独谈。

刘怡冰不解，说见个面还这么神秘？

鹿鸣鸣说：“虽然我是个记者，靠到处打听谋生，但一贯坚持，不该知道的不打听。我比你小一岁，看上去比你还要大五岁，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，心累造成的。”

三个人没正经的正聊着，过来两位西装革履的人，鹿鸣鸣迎上去说了几句话，二人便直接进了那个单间。鹿鸣鸣又过去把刘怡冰拉过去。

鹿鸣鸣先给来人介绍刘怡冰，又扭头对刘怡冰说：“这两位是顾先生和周先生，你们先谈，我到外面等。”

鹿鸣鸣退出去后，刘怡冰有点拘束起来，后悔答应见这两个人。犹豫了一会儿，才在二人对面坐下来。

年龄稍长的顾先生首先打破沉默，说：“冒昧打扰，请原谅。”

刘怡冰朝二人看过去，见顾先生三十开外，比较深沉。周先生三十岁的样子，白白净净，脸上似乎有激动的表情。

顾先生先开口说话：“画展我们去看了，很受启发。尤其是那幅《残垣》，很有感染力，让人联想到人民没有享受抗战胜利果实，国民党政府又开始内战。”

刘怡冰吃惊地瞪大眼睛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
顾先生又说：“从画展和这幅画可以看出，刘小姐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高估了我，其实，不过是用艺术手法，再现了看到的东西，无论是我本人，还是我的画，都没有达到顾先生说的那个高度，而且差得很远。”

顾先生说：“刘小姐果然修养好，令人佩服。接着话锋一转，问她是否认识许中玉？”

刘怡冰又吃一惊，好一阵子才说：“原来是同事，后来失踪了。”

顾先生说：“她是一名革命者，因为叛徒告密，关进了监狱。”

刘怡冰兴奋地说：“原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昵。”

顾先生说：“也许不久的将来，你们就能见面。”

顿了一下，顾先生又说：“四五年时候，你参加过‘抗日民主先锋队’。”刘怡冰点头说：“过去的事情了，我那时刚读大学。”

顾先生说：“这已经很不容易了……”

顾先生正说着，鹿鸣鸣进来说：“外面来了一群人，看样子是黑社会的，说

要包了这个咖啡馆搞活动，换个地方再谈吧。”

顾先生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改日再见。见到刘小姐很高兴，谢谢刘小姐给这个机会。”

说着与刘怡冰握手告别。

03

周末一大早，刘怡冰、鲁火陪王朝胜逛街。

出了大楼，王朝胜问往哪儿走，刘怡冰告诉他，去逛黄陂街。黄陂街紧临长江、汉水，商铺林立，百业兴旺，中外百货，应有尽有。

王朝胜问为什么叫黄陂街，刘怡冰边走边介绍说：“叫黄陂街，是因为当初黄陂人在这条街里做生意，时间久了，就叫黄陂街了。”

刘怡冰接着说，黄陂街又叫前花楼，《汉口竹枝词》中有“车马如梭人似织，夜深歌吹未曾休”诗句，当年的繁荣程度可想而知。

刘怡冰这样一说，特派员更兴奋，恨不得马上就到。

说着话，三人分别上了三辆黄包车，不多会儿，来到黄陂街，跳下车，往前一看，却是一副破败景象，王朝胜皱着眉头问，怎么这副模样？

刘怡冰说：“1938年10月，日军占领武汉前，国民政府为了抗日，实施焦土政策，国军撤退时，一把火焚毁了。”

王朝胜愣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日本人太可恨！”

刘怡冰说：“这个时候，你理解了我为什么要画《残垣》了吧？”

特派员说：“日本鬼子损毁的家园，何止这一处，好端端的长沙市都烧焦了。”

鲁火说：“烧长沙的时候，我正在美国上学，美国的报纸说是自己人放的火，与日本人无关，蒋委员长还下令枪毙了几个高官呢。”

王朝胜说：“美国报纸放屁，日本鬼子不来侵略，谁的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去放火，那几个人也死得冤枉。这些仇要记在日本鬼子头上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这儿离铜锣街很近，外公在那儿开了一家店，顺便去看看。”

铜锣街也叫打铜街，有许多铜器艺人。三人一拐进去，脚一踩上街道的麻石上，就听到锤子敲敲打打的声音。

刘怡冰指着不远处一家飘着“鲁氏铜器”旗子的店面说，那就是外公家。

三人来到铜器店，早有店员迎出门外，一边请他们三人进来，一边去后院向外公报告。刘怡冰引着二人往里走，一路上，见十几个工匠低头敲敲打打。

刘怡冰介绍说，别看这里生产设备简陋，全靠手工捶打，但工匠们技艺高超，做工精巧，做出的铜器，在国内外享有盛名，还拿过几个国际大奖呢。宣统二年，江汉关从这儿挑选的铜器，参加南洋博览会，获得银奖。民国四年，商业部从外公家选了一批铜器，去参加巴拿马博览会，又获金奖。

特派员听了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
正说着话，外公迎出来。老人家须眉皆白，身板硬朗，精神矍铄，满面红光。三人向老人请安后，来到客厅喝茶。老人听说王朝胜是特派员，不由得又客气几分。他做了几十年的生意，与各类人打过交道，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不过他一再体会到，对政府官员一定要恭敬，如果得罪了，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。虽然他管不到自己头上，但管得着自己的外孙女。

终究是年龄太悬殊，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，说话总也说不拢，坐下不久，三人就要告辞。老人留三人吃饭，说已让伙计去老通城买豆皮去了，再有半个时辰就端回来。

鲁火一直被老人忽视着，有些尴尬，最不愿意留下来，他想如果留下，毫无疑问，吃饭的过程中，老人的注意力一定还在特派员身上，他仍然可有可无，甚至是一个混饭吃的角色。特派员也不愿意留下来，老人对自己太客气，感觉不舒服，自己装着对老人十分恭敬，脸上一直挂着笑，挺累的。刘怡冰看出二人的心思，便对外公说，他们两位今天是出来视察的，有工作餐，不必强留。外公说工作餐哪有老通城的豆皮好吃。

没有留下特派员，外公总觉得过意不去，抓起一把铜壶，塞给特派员，说拿回去泡茶用。

三个人正要出门时，外公扯着刘怡冰的耳朵，说有一件喜事要告诉她，问她什么时候来听。刘怡冰说过几天再来，老人一听，神情有点暗淡。

刘怡冰知道没有留下客人，外公已经有点失望，如果自己再拍屁股走人，他会更失落。外公说有喜事告诉她，其实就是想把她留下来，陪他一起吃老通城豆皮。她犹豫了一会儿，让鲁火找个地方请特派员吃饭。

送走二人，刘怡冰和外公又回到客厅，本准备一边与外公拉家常，一边等着吃老通城豆皮。外公却走进里间，好一会儿才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名片，得意地说攀上了城防司令，以后有靠山了。

刘怡冰接过名片，只见名片上写着“司令部副官鲁凤山”，刘怡冰不明白，问是怎么回事儿，老人坐下来，不无得意地说，前天上午，店里来了一位中校军官，店员问他买什么东西？他说有事找店主谈。伙计把外公叫出来，问他有什么事，那个军官递过名片，说他是城防司令部的副官，他们司令鲁道源派他来找鲁姓人去做客，因见招牌上有鲁字，所以就寻来了。外公问怎样与他们联系，鲁副官说只要是星期天，司令官一定在桥口司令部，到营房时，拿着名片向卫兵说明情况，他出来迎接。说完就走了。

外公让刘怡冰吃过午饭后，陪他去一趟城防司令部，刘怡冰不想去，说她对当兵的没好感。外公说自己没文化，年纪又大了，怕说不好惹人耻笑。

下午三时，刘怡冰和外公分乘两辆黄包车，来到桥口司令部。下车后，刘怡冰持鲁副官名片，对大门口卫兵说来见鲁司令。卫兵班长把他们请进值班室，拿着名片进去报告。不多会儿，鲁副官出来，外公上前解释说，他年纪大了，怕有什么不周到，特让外孙女陪着。鲁副官冲刘怡冰笑一下，说司令官让他来迎接，请随他进去。

二人在鲁副官带领下，来到二楼一间大办公室里，办公室里干净整洁，一张大军用地图覆盖了一面墙。鲁司令见二人进来，说欢迎老先生和小姐光临。刘怡冰打量了一下鲁司令，只见他身材魁梧，年龄约50岁开外。

落座后，外公果然有点拘束，刘怡冰想了一下，恭维鲁司令说：“鲁司令指挥万寿宫战役，消灭日军数千人，鼓舞了人心。”

外公似乎也找到了话题，说：“鲁司令来镇守武汉，老百姓尽可以放心无忧。”

鲁司令说：“打鬼子是蒋委员长领导有方，现在不同往日，今天不谈这个。接着他又说，鲁无二姓，都是周公之子伯禽公之后代，伯禽封于鲁，后世遂以鲁为姓。”

外公笑着说：“我们都姓鲁，五百年前是一家。”

鲁司令说：“我一不打牌，二不吸烟、喝酒，三不喜欢庸俗下流的事，只喜欢收集和读鲁氏族谱。”

又吩咐鲁副官，把墙边十个大木箱打开，给二人看。

刘怡冰走过去看一眼，全是鲁氏族谱。她正惊奇时，鲁司令介绍说，木箱里装的书，都是他收集的鲁氏族谱，收集族谱，是他最大的心愿。想拜托外公，将他们的鲁氏族谱给他一套。

外公说：“一定设法弄一套送来。”

鲁司令说：“非常感谢您。”

三人正说着话，机要参谋进来，说有紧急电报，鲁司令说过会儿再看，机要参谋附在他耳朵上说：“共军进攻信阳了。”

鲁司令听了，脸色骤变，不一会又恢复过来，对二人说：“本来想留你们吃晚饭，现在军情紧急，不便再留，请原谅。”

刘怡冰与外公立即起身告辞。

鲁司令又吩咐鲁副官，派吉普车送他们二人。

04

自从与顾先生见面后，好几天没有消息，刘怡冰渐渐地把这事儿忘了。每天按部就班的上下班，偶尔和鲁火出去拍拖一下。

一天，她和鲁火在咖啡厅喝咖啡时，碰上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的同学余彬，聊天时，你说海关收入高，他说银行待遇优厚。突然，余彬悄悄告诉他们，汉口分行400多万块银元，装船运往徐家棚车站，然后转运广州。银元运走后，将引发金融恐慌，使老百姓的困苦生活，雪上加霜。

刘怡冰问：“没有人阻止吗？”

余彬说：“强权政治体制，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又是这样的时期，只能

听之任之。”

刘怡冰想了一会说：“我有办法，找报纸曝光，让全体武汉市民站出来，维护自己的利益。”

余彬说：“这个办法也不一定有用，不要把报纸的力量高估了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有没有用做了才知道。前一段时间办画展，正好认识几个记者，这就去找他们。”

余彬说：“我不便去，也不要对别人说是我透的风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大不了把你开除嘛，为武汉人民作贡献，也是值得的。”

余彬说：“我一家老小，还指我养活。你是大小姐，无后顾之忧。”

从咖啡馆出来，他们叫了辆黄包车，直奔《大刚报》报社，下了车，急匆匆往里走，迎面碰上鹿鸣鸣。

鹿鸣鸣问：“急匆匆的，是不是来找我的。如果是就太不好意思了，我要出去采访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给您提供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。”

鹿鸣鸣说：“再有价值，也没有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，举行任职仪式重要。你们先回去，我采访了省主席后，再去找你们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还没说呢，怎么知道不重要。”

鹿鸣鸣说：“在湖北这个地方，除了剿匪总司令白崇禧，也就他重要了，至少名义上是这样，再说白总司令也要出席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武汉要发生金融恐慌了，难到不重要。”

鹿鸣鸣一惊，问到底怎么回事儿，刘怡冰便把余彬说的话，简单说了一遍。

鹿鸣鸣听了，又吃一惊，气愤地说：“还有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不去采访狗屁省主席了，这就去徐家棚车站暗访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多找几家报社的记者一起去，明天几家报社同时发稿，影响更大。”

鹿鸣鸣想了想，说时间紧急，三个人分头通知《华中日报》、《武汉日报》、《华中通讯》的记者，然后在徐家棚车站碰头。

鹿鸣鸣说着把要找的名子写给他们，三个人分别坐黄包车飞奔而去。

几家报社记者暗访后，到茶馆碰头，就如何发稿进行讨论，鹿鸣鸣说不但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也要保护提供消息的人，为了造成广泛舆论，把写的稿子，发给武汉

所有报纸，以“本报讯”同时发表，这样就不好追查了。大家认为有道理，分别回各自报社赶写新闻稿。

次日，汉口大小报纸，在重要位置，对银元转移进行报道，《大刚报》标题是《国家银行动摇人心，库存金银全部运走》，《华中日报》的标题是《汉市国行库存金银，昨全部运往广州，金银存兑业已绝望》。

新闻发表后，白崇禧急令华中“剿总”新闻处召开记者招待会，说“当此非常时期，社会极需安定，各报刊载如此刺激新闻，白总甚表震怒”。

中央银行的金银存户看报纸后，纷纷成立“索债团”，向中央银行索取黄金，发誓要限期索回黄金，必要时以中央银行经理作人质。

迫于社会舆论压力，中央银行把装车待发的银元，又运回入库。

下班时，刘怡冰刚一走出大门，鹿鸣鸣就迎上来，说：“请你吃饭，代表武汉人民感谢你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不过是告了一回密，不值得感谢。”

鹿鸣鸣开玩笑说：“我代表武汉人民感谢你呢，一定要赏光。”

二人来到江边“月朦胧”咖啡馆，各要了一份意大利通心粉，慢吞吞地吃起来。

吃过饭，刘怡冰说：“不能白吃你的饭，下一步要干什么？”

鹿鸣鸣笑起来，说：“上次见过一面的顾先生，想再见面一面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吃你的嘴软，你让干啥就干啥。”

鹿鸣鸣说：“好，他们也快到了。”

鹿鸣鸣的话音刚落，顾先生就到了，他仍然穿着棉长袍，戴着礼帽。周无止还是西装革履，打扮的干干净净。

顾先生一坐下就说：“刘小姐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”

鹿鸣鸣怕刘怡冰没听懂，补充说：“就是‘告密’那件事儿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同学聚会，偶尔听到的消息，觉得重要，就找鹿小姐说了一下，也没什么。”

顾先生说：“这说明你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责任感。”

经顾先生一表扬，刘怡冰倒有点不好意思，脸也红了。

鹿鸣鸣说：“你脸红了，说明还是在意的。”

周无止坐在刘怡冰对面，两眼盯着她看，不知道是在观察她，还是被她的漂

亮吸引住了。这时他也开口了，轻轻地说：“顾先生的表扬，刘小姐受之无愧。”

顾先生接过周无止的话，说：“周先生在南洋烟草公司工作，离江汉关比较近，有什么事情，直接找他。”

周无止说：“非常乐意为刘小姐效劳。”

顾先生又说，要把关员们召集起来，成立一个群众组织，开展活动。刘怡冰认为自己难以胜任。

顾先生开导说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
周无止对刘怡冰说：“没事的，还有我们呢。”

鹿鸣鸣也说：“地上本来没有路，去走一走，路就出来了。”

几个人这样一说，刘怡冰也不好再推托，只好点头应承下来。

顾先生说许中玉等人关在武昌监狱，上级希望与他们建立联系，了解他们的状况。停了一会儿，又问刘怡冰能否去做这件事情？

刘怡冰有点茫然，说试一试吧。

05

午饭后，刘怡冰扯着郭佳丽陪她去外公的作坊。

来到外公的作坊时，外公还没吃饭，店伙计刚收工，正在铜盆里洗脸洗手。

郭佳丽指着桌子上两盆豆腐，问刘怡冰，外公也吃这个吗？刘怡冰说伙计吃啥他吃啥，不搞特殊。郭佳丽有点怀疑，刘怡冰说外公的这点家业，都是从他嘴里省出来的。

外公听了，故意不高兴，说：“这妮子说的什么话，我省着还不都是省给你。”

刘怡冰笑起来，说：“您只有一个闺女，闺女又只有这一个闺女，不给我给谁？”

郭佳丽说：“外公岁数大了，要加强营养，开小灶。”

刘怡冰说：“那样他会病得起不了床。”

郭佳丽说：“还有这样的外孙女，教唆老人家吃粗茶淡饭。”